

## 屬於多色的這個季

風 蓮

### ■ 秋 色

那該是個多色的季，蓮霧落盡了。誰會想起秋天已紅著臉走來了。

那些小小的水荷，把秋天美麗成李白的醉態；鴿居然飛上了湖上翩翩，而那些池魚，可也懂得享受湖光山水？

坐到黃昏去了。看著荷開了又謝，小湖昨夜有東風嗎？真是秋天，真是秋天了。淡淡的涼意，暖暖的風語，何以那麼叫人溫馨，如飲一盃醇醇的烏梅。節落了一樹沙沙的呢喃，該是甚麼樣的日子。初秋就要變成一首葉慈的詩了。想起詩，就會念起那長眠的楊喚，在秋風中，在苦雨中，在遙遙的黃泉路上；他是忙碌的，生來時忙碌，去時也何其忙碌。

如果有雨，雨會把秋染成多色；水中蓮，霧中菊，紫的和黃的，甚麼顏色都有，甚麼顏色都沒有，色卽色，色卽不色。是了，怎麼總覺得少了些甚麼？告訴我，可是蓮霧已落盡了。

又一次想到登上山崗，又一次想到把秋繪上一些色彩；想著崗上百盞千盞的星燈，想著流水爭琮。就讓眼飲醉吧，何必賞月，就是觀星也是樂的。看呵，滿眼盡是繽紛，他說蓮霧落盡了。

### ■ 不屬於鄉愁的

不說禪也不云老莊。邀你舉杯，灌醉水中月。

長巷裏敲響了醉漢的履聲。有時候，人總會愁苦的。借酒澆愁，依然揮灑不開滿袖的鄉愁。我無法不去想著家園，一樹美麗、一片繁花、一街古質的淳樸。

七夕已經過得很遠很遠了。牛郎和織女呢，今夜，可曾踏著鵲橋？今夕，有誰來與我相會？我總是唐代的孟郊！一個高吟浪歌的遊子。今夕，有誰與我相會？相會於喜鵲搭成的橋。

走慢些，你看黃昏就要來了。醉著眼來看這世界，就是那麼美，美得教你狂歌笑孔丘，笑盡古今天下多少。望斷千山吧，望斷夕陽。誰是吹七孔笛的牧

子？佇立山崗的該是一個浪跡他鄉的異客了。

隨手拋起了碎石，驚起了一羣宿鳥，我何忍打破如此的靜謐？那怕是百年千年萬年，就有這麼一種斷想——讓靜謐依然靜謐，圓滿依然圓滿。

「高陽有酒徒，商略有黃昏。」你說，酒店快要關門了。走吧，不要讓滿街流盪著你的嘔語，不要用你的醉步敲碎長巷昏濛的燈光。我們總是說喝醉吧，忘掉今日。你忘了，我們都是酒徒，醉卽不醉，不醉卽醉。呃呢，也好，就喝醉吧！醉把星星看成月亮，醉把桃花當李花。

我們是羣酒徒，狂飲著鄉愁的。我說嘛！

### ■ 去次遠行

斜陽在外，院已深深。

深深，深深，那是詞裏甚樣的意境呢？怎麼不在院裏植幾棵芭蕉呢，或者一些楊柳也好。

你說，等著訪客——那個帶宋詞來的老客人。

可是現在有雨哩，他來不來？他來時，雨會更瘦，風會更斜。不妨下盤棋吧，在這個空檔兒。不要老是想著也事如棋局的酸話，那就俗了，也著相了。無妨讓我們篝火煮茗，讓我們照燭西窗。

你看，可不是，你的客人遠遠的來了，沒帶傘，他還會攜著宋詞來嗎？管它，別忘了，還有一聲香茗待煮。來吧！舉樽，乾呵！你的老友就要來了。他來，我就走，真的，我沒有醉，我就要走了。

不去陽關，不去古道，不騎瘦馬，我只是去次遠行。

### ■ 臨水近山

想著天涯，想著水湄，想著紅紅的野草莓，也想著江上一汪的水萍。聽過老人與海的故事嗎？能記得一些也是好的。

聽我說，松下問童子的風雅。喜歡不喜歡？

多色的陽光在鳥來山上的小徑裏，在那整整一樹尚未火紅的丹楓裏。停車愛看楓林晚，可是黃昏來不來？

那像個原始林哩，有風有雨的日子，就有一大片鳥類歡歌，就有一大堆爬藤扶疏，其實這也就够了，够我們去記憶一些甚麼了。

這該是個很宜於徜徉的地方。飲冷冷的水泉，泛葉片似的小舟，要不也得撲滿一口袋的楓葉回去。

已開不出茉莉花香的古典了，想是花季已過。只有隱隱的磬聲，來自山中。而那個寒山寺晚禱的鐘聲呢——那個屬於姑蘇城外的，在那兒？在萬里之外。千山之外。烟塵之外。

我們已習於偽裝自己，薔薇也懂得開花爲自己裝點漂亮。惟有去臨水，惟

有去近山，那原始的自我——無我、無相、無性，才能依然回歸。

那個說永恒只屬於一個季節？

### 醉於風鈴

懸在窗外，一把風鈴。風吹來，叮叮噹噹叮叮噹噹，總是這樣。「高臥北窗，東籬自醉」。你一定記得了，這句詩。而我醉於風鈴，風鈴醉於東籬黃菊，想是如此囉。

老想去捕捉一些不屬於我的東西，就是禱衣的砧聲，就是潭上的棹聲也好。何以今日，不聞砧聲，不見舟子，不見洗衣女？

我的斗居之外，不見山，不見海，只是一片平蕪。平蕪之外該有水聲嗎？何曾聽見水聲，又何以定要聽見水聲。如果能看見一隻藍色的鳥、一隻小蝶那也不错。愛山的人不一定就要去爬山，愛海的人不一定就要去觀海。有一種山，有一種海，在古代的山水裏，在張大千的畫裏，也描在我的心裏。

那種山，才是真正的山；那種海，才是真正的海。儘管那山色不綠，儘管那水色不藍，那又有甚麼關係呢？胸中有丘壑，心中有山水也就够了。

甚至已不願去留意日子的流逝了。整日裏就徘徊花草間，就爲了一片醉醬，就爲一片幸運草。草真能帶給人幸運嗎？而甚麼花才能給人幸福？多麼渺茫呵，已懶於尋尋，已懶於覓覓。幸運就在我們掌中，只要你小心不放棄，幸運就在身旁。

不要幸運草，不要幸福花，甚麼都不要；要的，只是那一片風鈴的叮噹。

### 一些傳說

許久沒有吃黃梅了，而何時才是梅熟時節？

黃昏雨。梧桐雨。已成爲時間給秋天美麗的注腳。

知道有湖，才去尋湖；知道有山，才去探山。誰告訴我這是一個有夢的湖，誰說這是一座有鹿的山，那個老樵夫吧。總是有夢，夢見自己用柳枝在湖上寫詩，在山中逐鹿。

你說，帶隻獵槍去吧！何忍如此，又何苦如此。槍聲將會破壞了山的一些美麗、一些原始。就帶本唐詩去，即是不吟詩也有詩趣。

曾看見畫中有羣尋春的鹿，而這山可有？想是沒有，只見一羣白鴿飛過高崗去，似曾相識，似曾相識。

聽說一枚新月碎了，碎成許多亮亮的星星。

聽說有一棵颯風草，變成許多許多美麗的少女。

這是一個濃得教人回味的季節，老是有這麼多故事，老是有這麼多的傳說

真的這個季節，秋天比酒濃。

一九七〇、九、十九、脫稿

## 另一季

### ——即將來臨時

斯 聞

潔：

來信提到你的內心衝突甚鉅，可能是一向你的適應力就較弱，個性本不開放，高中生活又閉鎖在學校與家庭之間，一旦進入一完全不同的環境——一百多人的大班制——適應力自然要慢些。不過這是必渡的意志訓練，在邁入另一成熟的新境界中，必須追求那偉大力量的泉源，然後你才能在嘈聲沸騰的衆多人羣中，仍然持守著一顆平靜，安寧的心。怪不得你羨慕我們一系只有二十多人；的確！人多了同學之間的感情自然不易溝通；昨天班上有同學生日，還買了一大袋的糖果請我們哩！這自然不是你們所能領略得到的樂趣。

最近，我很忙，忙著尋找真理，或許你要笑我總是這樣不務實際，懷疑真理從何而尋？其實只要你耳聰，目明點，真理是充塞在各處的；大自然不是在你身邊輕輕耳語嗎？尋求永遠是一種存在的繼續動態，我慢慢領略了，至少真理是一種能使人獲得釋放自由，並且給予人有推動的方向性。

清勸我何苦來哉呢，過這種忙碌的生活，生活只要舒適平靜安穩就好。泰戈爾曾說：「生命像蓓

蓄，一切芳香都貯藏在心裏，現在已散之四方，誰知道重新收集和封藏的魔法，我的心不是我自己的，僅僅獻給一個人的心，我的心是獻過許多人的。「我欲尋的真理或正是這魔法哩！試試看當你觸摸到時感到的是喜樂而非快樂！」

考試作弊風氣之盛令你不滿和生氣——公然無睹地翻書、抄筆記、交談——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」，其實這是大學的共同特色啊！君不見我們這裏的大男生扔「飛機」的「英姿」！不過，這種誘惑來臨的逆境仍是甜蜜的，因為黑夜裏仍是充滿了夢和天上的星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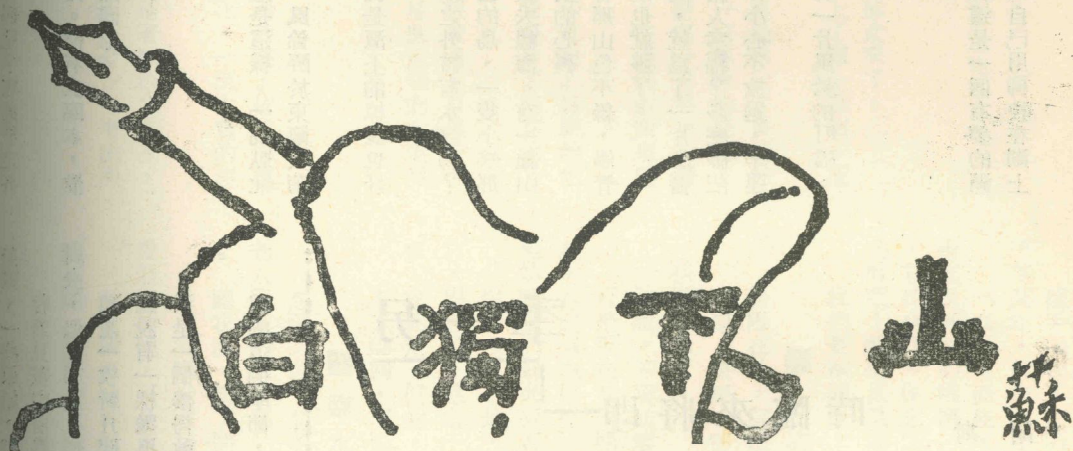
你埋怨大學的教育仍是填鴨式，分裂的人格是大學生活的產物。（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那麼深，還有一下課後，那種「人去樓空」的悵惘）；但自我的認識和再教育應是大學生活的一部分啊！隱藏、孤僻和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是靈命的大敵。在飽嘗穿梭於偌大的校園裏趕課的痛苦後，不禁由衷地羨慕起你們的幾棟校舍和那一大片以羊羣為衣的草場，足堪令人悠然神怡！其實在你周遭的環境中仍有許多可愛的事與物，只是你未細心地去察覺，情感的洩流自然阻塞了。

進入大學後，經歷了一些事物，觸發我思想生命的本質是什麼？我們可以為擁有的而驕傲，想像著紫水晶似的葡萄倚在青翠的綠草上，但壓碎的香甜的葡萄汁才能倒入這宇宙的容器內。

祝福你，當另一季即將來臨時，你不再是被籠的新鮮人，而是搖著信心的船槳，漾在輕飄的水波上，讓煦風吹開你的胸襟，迎接彼岸的姊妹們！！

真寫于清晨

一九七一、四、二八



山下的日子很平凡、很單調，就像清一色蒼翠的遠山。不遠的姆指山亘古不移的聳立着，那是一塊塊石，牢固的磐在山頭上，可想像那是山盟的好見證吧！一個秋日，你我同登，汗水洶濕了衣衫，山風沖來，更覺涼爽，你說：「這兒是古今的分界嶺，山這邊是文明的現代社會，山那邊是迥然不同的世界，既原始又自然。文明的衝激，人們追逐的浮華，在這時光交會的當兒，就像是過眼煙雲而已。」的確，人們常自迷於俗世的需求，永不得滿足，一旦自迷戀中解脫出來，始有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」的感慨！然而人心多變，快樂與痛苦原不過髮指之差，我相信「永恒」的存在，也不斷的追尋，所得只是些許短暫與片斷而已，根本之道是什麼呢？很少人會耐煩的去想這個謎題。禪宗裏，有兩句名詩：「萬古長空，一朝風月。」在那永恒的沈寂中，萬物運行，秩然有序，每天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。那萬化主宰的神秘存在，在這時光激盪，你我靜默沈思中，融入了靈智的心底，引入一個新奇而快樂的知覺境界。並非你慧根獨具，我才跟你提到習禪，正如禪所說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更是人間好時節。」只要你有一賞美的心，仰觀一片白雲，也足以啓發你內心的靈性。至於它的中心旨趣是「將永恒帶入現在。擴大智慧的門戶，以便在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中感受從悟境中得來的喜悅和奇妙。」那就需靠自己靈性的追求和無止境的涵養了。

從山中回來，一連串的上課、考試，消磨了不知多少青春，你來信說：「深沈的日子就在奔波忙碌中度過，除了單調的讀書生活外，只能從嗜好消閒當中尋回些許自我價值。……情緒低落的日子總令人懷念起那已逝，共處的美滿時光……。」本來，讀書的樂趣，就是在

現實的環境以外，開闢了一個美妙的境界，不過，這只有在不為考試，不為任何目的利益而讀的時候才對，除了讀書外，為了心神要寄託，避免單調乏味，找些有關的研究題材來做，更有意義。有一陣子，為了整理醫學美術史的材料和許多世事疏遠了，相處同遊的時候也相對減少。雖說，男女私情而外，還有很多事情可做。然則，人性之常，又怎能不令人耿耿於懷的啊？爾後，邀你同遊，都被委婉的「忙着呢！沒有空，很不幸……」打消了。無法瞭解，那不如願的滋味是何等令人沮喪，也許你正處於低情緒的時候，可是你難道不明白，那是害人害己啊！「青史幾番春夢，紅塵多少奇才，不須計較與安排，領取而今現在。」又復何歎呢？或許我們感情還未成熟，可是成熟的人又有幾位呢？雖然它意謂你能够控制你的恐懼、憤怒和厭煩、愛慕，它意謂你能够面對事物的真相，能够接受責任，扳轉失敗，可以自立但是也知道應當自立到什麼程度，它意謂你具有自信心，雖然你也知道你的弱點。老實說，做得到並非易事，你也不致否認吧？

孤獨的滋味不太好受，只要有空和適當的機會，我盡量參加團體活動，既然我們都還年青，就讓時間慢慢來安排那份機緣吧！人總是無法抗拒那遊樂時短暫的無憂無愁的快感，多少個假日，我踏遍了近郊的名勝：

陽明山，煙嵐浩渺，「笑看星斗樽前落，俯視河山足底生。」的詩句，是我曾指給你看過的，而今，只不見了去年的遊伴，只沒有當日的心情，山風吹亂了山坡上的松痕，却吹不散心頭的人影！

踏上指南宮的石級，凌霄寶殿後那片淨土，令人有點羨慕那兒的僧人；同樣是單調的生活，心有所皈依的人是有福的，為何我心像浮雲般漂泊無定呢？驀地，我有一股佛教的衝動和虔誠，可是，我又聽說，很多人拋棄一切自我信了教，再去努力尋回自我，人畢竟是常自相對立的啊！

那個暑假，回到南部，揮不掉的孤寂感使人益形閒散，還好，許多親友來訪，同學會郊遊，在在使我領會到山月靈氣在心田裏激盪擴散，那股活力之源灌注到整個生命。即使屋後的翠綠山林，也足以啓發無限的靈性，有時一個人在林間漫步，滿目是繁枝玉葉，各色的草花，各形的樹幹，都在微風中招手歡迎，林裏的樵徑幽溪很自然的交織着，風聲泉響，清晰可聞，證明一個真實的

自我存在。林裏可以無拘無束的看書，或騎或臥，仰視雲樹，傾聽百鳥奏鳴，或者跟樵夫攀談，鄉野的樸實無文，比起都市的拘束浮華，繁文縟節叫人舒服多了。

還記得彌陀寺嗎？那是嘉義市郊的名勝，前臨八掌溪，寺旁有七層靈隱塔，我曾告訴你塔上的一副對聯：「塔映清溪依佛光而普照，飯飯靜土偕舍利以增輝」引起你無限的讚賞和感懷。人生苦短，豈能默默無成就以終呢？

你從未到過蘭潭，那裏並不產蘭花，只能從我的描述中去想像那綠絲了的湖水，和柔造了的波光，還有那生動的「碧雲天，黃葉地，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煙翠。」的美，愛美是人的天性，美的觀感各人又有不同；然而，美唯有存在於我們的欣賞之中。而我擁有的那麼多，容我懷着自信分贈？

後來，你又來信說：「睽違大自然已久，接讀來信，不禁動了小孩似的感情……真羨慕你有一顆歌頌大自然的心靈和美妙的文筆。」其次，你又說：「假期裏，閒來無事，忽然記起你提到的研究工作；於是，打定了主意，把莎士比亞的作品整理研讀，始發覺，莎翁偉大心靈的不朽和耐人尋味的事理。對莎士比亞名句：『弱者，你的名字是女人。』『沒有思想的言語，是不能上達天聽的。』才有更深的體認和警惕……真高興，你的見解又深一層，於是，迫不及待的回了你一封信：「文章除了要求情文並茂外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創造性的思想和啓示，使人們不但湧發心靈的共鳴，更進一步的有更深的體認與開化……莎士比亞的偉大是在他深刻而發人猛省的哲理——那種突如其來的洞察人生的玄機，那種對於宇宙中心問題的簡短快捷的探討，莎士比亞之所以為莎士比亞，就是為的這些東西。」

也許是天賜良機，在華岡劇展裏，你我一同觀賞莎翁名劇「哈姆雷特」，對你研究的成果做一番印證。我相信，那慰藉和快樂，或許比欣賞文學、藝術和音樂等更有價值、更有趣味吧！

日子儘管平凡、單純，只要相信未來的日子必是多彩多姿的，那你就可享受更多的快樂。猶記得「先知」裏說過：「不要以為你能引導愛的路向，因為愛，如果他發現你够格，會指引你的路向。除了成全它自己，愛沒有別的慾望。」懷着盼望和感謝的心，接受無聲無息的祝福吧！